

含光石室詩草

含光石室詩草

舍

炎

石

座

鼓

州

四

齋

含光石室诗草 全一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十元

吾黔僻處萬山中去上京絕險遠風氣號爲陋嗇士生
其間率多質直沈澁不屑屑走聲逐影務以藝鳴於綺
靡浮囂之世 國初桐埜周宮詹通籍承明時當文治
極盛始抗手與輦下諸名宿爭長壇坫咸同之際海內
方夷寇亂而予尹鄭徵君獨能殫精造述蔚爲西南宗
匠其大較然也余夙耆兩先生詩比年旣薈瑯徵君遺
箸頃更檢桐埜詩集重付剞劂莫楚生觀簪稔其好事
手遵義趙君筱蓉含光石室詩稿四卷授余余展誦再
過知君爲鄭徵君戚屬又久從邵亭莫先生昆季遊幼
隨其尊人伯庸太守宦遊大江南北猶及見承平盛況

所交契多一時覺儻中間曾一歸鄉里五試京兆不第
旋棄去舉業因漫遊鷄林絕塞仍時往來春申維揚諸
地舉風土之殊異疆輿之廣袤聞見之恢奇交遊之俊
偉一一託之於詩所詣實乃愈進金壇馮蒿叟同年爲
君五十年前遊舊當日序君詩已歎詫爲不可及信乎
君爲吾黔近代詩人之一未可聽其淹抑不傳也輒屬
蒿叟與王雪澄廉訪爲之點定編校而余捐貲刊行之
嗟乎元黃載變橫流日急余與蒿叟華顛避地顧猶斷
斷於君身後之名視君昔年客吳中時文物江山邈如
隔世其龍鍾感愴懷抱爲何如已戊午九月貴陽陳夔

龍

予少耆詩嘗以詩求之天下士于江西得長甯曾先生
二泉與其兄子蘋湘又因蘋湘得貴州遵義之趙子曉
蓉曉蓉之言曰詩非多讀書多游佳山水不必作作亦
必不至乾嘉而降海內言詩者繩尺之見局于方隅目
不闕漢魏之膺足不履南北朝之席又忌唐之大且精
非所以自便乃一出其空疏滑利之詩以召海內之不
學者于是兒童走卒與屠狗販繒者流莫不操三寸不
律率其胸臆之所欲言囂囂然以詩鳴于世而詩亡矣
後之學者又或徵異書搜古文奇字故爲新濶奧衍之
句以聾瞶一世之耳目雖非不學者所得爲然淩厲之

氣直欲挾古之藩籬而破之風騷有作殆將無歸而詩益亡矣曉蓉之言如此此予學詩十年蓄于中而不敢發者得曉蓉一吐之也曉蓉通倪雋爽不羈過于人人視世之齷齪無所短長者唾若腥腐獨追古詩人與之頰印揖讓閒與蘋湘及予相過從論議蠡起袞袞不休一坐盡傾意或有所不可張目攘臂繞屋大叫呼甚則面嫚人使不自容人亦以是目爲狂并其詩詆之然予與之交五年所爲詩去曉蓉遠甚而意未嘗有所不可亦未見所爲狂也曉蓉來江南久曾一歸遵義往返幾萬六千里又嘗再游金臺落落無所遇而天時之明

晦山川之夷險人事之遷變一發之於詩故其詩雅而
醕閎而不肆不主一家而聲應節赴訢合于古無一語
及唐以下者當予初交曉蓉時嘗欲同二泉先生與蘋
湘曉蓉晨夕相切劘冀于詩少有所得而一署客民卒
卒未暇今二泉先生墓草已宿予與蘋湘亦意緒牢落
幾廢詩不復爲獨曉蓉耆之竺所造日益深予之荒蕪
曾不足望其萬一雖能詩如蘋湘亦將爲曉蓉下昔者
其學之志忽如電謝得曉蓉詩益歎詫爲不可及因舉
其學詩之勇與夫論詩之彊直敢大言不设惑于百年
之風尚者著之于篇癸酉夏六月晦金壇馮煦

含光石室詩草卷一

遵義趙崧筱容

訪張介夫

金和

數日不相見閒來處士家柴門疏客履茶鼎落槐花月
旦添今雨風標若舉霞下帷繁露學應與論三車

過王氏廢園

舊題依約墨痕斜池館荒涼棲暮鴉猶記開尊臨水檻
墻頭紅出紫荊花

感秋

江湖落拓已多年霄漢心常北斗懸鷺鶴先聲威海徼

魚龍顚首去幽燕雄王雌霸兵方急桂蠹文犀貢未傳
我爲中原思祖逖誰能鼓楫着先鞭

分詠得洪文襄

遠從台鼎鎮雄關壯士臨戎肯再還萬里風塵辭故國
九重涕淚泣松山日南旌節降王出塞北蓬蒿廢壘閒
莫向十三陵下過好傾東海洗慙顏

晚眺

叢薄朔風緊人來弔戰場浮生孤憤極處亂隱憂長一
塔聚寒鳥半城空夕陽感懷今昔事清淚幾沾裳

佩刀

夜雨孤檠薄醉初幾回拂拭倍愁予將軍已逐塵沙死

本虎子厚

鎮軍贈物 贖爾人間伴讀書

夜中虎氣尙騰煙愁憶紅羊換劫前絕似英雄經百戰
閉門風雨學參禪

分詠得左甯南

大纛高牙據武昌干戈一室費平章山川傳檄人皆甲
鼓吹投壺客舉觴半壁興亡歸重鎮中年哀樂踞胡牀
持糧千里多飢色猶望園陵哭大荒

讀宋史

中原已大定南都多動搖遣將許使相遠出持節旌偉

哉武惠公所過無驛騷焚香誓眾士克敵不血刀如何
凱旋日賞乃不償勞只以養鷹術太祖一手操好官多
得錢已解其籠牢失信所不計遠鑑韓彭曹杯酒收將
印防患於秋毫豈知屏藩弱外夷得相撓君看唐太宗
處置何其高

爲將貴權奇不妨用譎詭赫赫淮陰侯功名成背水曹
彬下江南竟不遺一矢先聲能奪人前言信有以天意
歸宋家人事隨轉徙不然不殺人遺孽先後起半壁乃
晏安蒼蒼主之矣明季多降寇其繼挺鹿豕徒博寬厚
名流毒靡底止曹翰下九江同城一時死從古除君惡

惟力之是視及其收軍還與彬略相似嘖嘖小儒口難
與論諸史乃謂仁暴異後日幾絕祀灾祥害大義胸臆
良可鄙乞丐與公卿繼嗣偶然耳以之教臣節豈復存
天理敵愾垂明型爲將其念是

登惠山作

雙闕暮雲間登臨意自閒孤舟晉陵水落日太湖山泉
響磬聲答天空飛鳥還梅花已開徧煮茗對禪關

九曲亭邊水游鱗荇藻齊品題傳陸羽鳴咽出梁溪鐘
梵雲中合神仙洞府迷游人樂忘返塔影下山西

江陰道中